

春 阅 读

外国文学名著系列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Les Reveries Du Promeneur Solitaire

著者/[法]卢梭

译者/袁筱一

南京大学法国文学博士

袁筱一 翻译

春 阅 读

外国文学名著系列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Les Reveries Du Promeneur Solitaire

著者 / [法] 卢 梭

译者 / 袁筱一

◆ 漓江出版社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作者◎〔法〕卢梭著 袁筱一译

责任编辑◎金龙格

封面设计◎罗云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56(营销部) 2865335(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 ljcs@public.gp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广西地质印刷厂

开本◎890×1240 1/32

字数◎102千字

印张◎4.625

版次◎2003年10月第2版

印次◎200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书号◎ISBN 7-5407-1745-9/I·1121

定价◎8.00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译 序



据说这是卢梭的最后—部作品——《漫步之十》写于1778年4月12日，后来就没有继续下去（是不愿呢，还是不能？），到7月卢梭猝然去世，一直都还是这么两张纸，戛然中断而没有余音。换了现在流行的方式，在书店门口竖一张蜡黄的纸板，写着谁谁谁的遗作，照例不太好看的黑字，也很有触目惊心的效果，惊的是好奇心。

中国古话里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大概是由于这个缘故，评论界一向把《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视为卢梭临终前的善言。“我烦躁，我愤怒，这使我沉湎于一种谵妄之中达十余年之久”，如果我们相信卢梭的话，他是在写这十篇遐想的时候才“重新找回了灵魂的安宁”。十篇“漫步”没有—定的顺序，也没有—定的体例，连确切的写作它们的时间都几乎无从考据。就在这种状况下，这十篇“漫步”成了卢梭“最富特色”的作品。

善言的卢梭是冷静的：于是我只剩下一件事可做了，我终于决定服从命运的安排，再也不与这定数相抗了。（《漫步

之一》)

善言的卢梭是感人的：他对命运的服从虽脱不了无奈却很有高尚的意味，上帝是公正的，他希望我忍受苦难，并且他知道我是无辜的。这就是我信心不灭的动力，我的心，我的理智告诉我，我没有错。（《漫步之二》）

善言的卢梭是坚决的：我的思想正处在前所未有的最稳定的境况中，躲在良心的保护伞下，渐渐习惯了安居的日子。外界的任何理论，旧的也罢，新的也罢，再也无法使之发生动摇，再也无法扰乱它的片刻安宁。（《漫步之三》）

善言的卢梭是明哲的，在对谎言的问题进行了一番思考后，他说：梭伦的那句名言的确适用于任何年纪，学会智慧、诚实、谦逊，学会不高估自己……是永远不会嫌晚的。（《漫步之四》）

善言的卢梭是纯稚的：他会带上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地将一窝兔子送到小岛上，为它们建立一个小小的殖民地，“风光可不亚于阿尔戈号船员的领队”。（《漫步之五》）

善言的卢梭是坦然的：无论他们再怎么做都是徒劳，我对他们的反感永远也不会发展为强烈的嫌恶的，想到他们为了拴住我，自己也不得不处处受到我的牵制，我真是很可怜他们。（《漫步之六》）

善言的卢梭是悠闲的，将余暇投入对植物学的爱好之中：要将穆莱的《植物界》熟记在心，并且认遍世上所有的植物。（《漫步之七》）

善言的卢梭是警醒的：自尊对于骄傲的灵魂来说，是最大的动力；而自负，因为容易让人产生幻觉，乔装改扮一下，一不小心就会被误认为是自尊……（《漫步之八》）





善言的卢梭是温良的，谁都无法不为他的种种作为而感动：他出钱让寄宿学校的小女孩玩轮盘赌，会买下集市里小姑娘的苹果分给围在一旁的萨瓦小伙子，会扶残老军人过河……（《漫步之九》）

最后，卢梭是多情的：1778年4月12日，是他与华伦夫人相识五十周年的纪念日，只是这一篇“漫步”，这个“最最出色的女人”似乎没有再多的话好讲了，终于成为永远的遗憾。（《漫步之十》）

不错，这里的卢梭的确是真实的，他并没有存心要辩解什么，说明什么。严格来讲，《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不能算是一部作品。在1778年5月2日，卢梭将《忏悔录》以及《对话录——卢梭论让-雅克》的手稿交给他的遗嘱执行人穆尔图，考虑作为遗著发表，并没有把他自己在《漫步之一》里称作“《忏悔录》附章”的遐想录包括进去。答案也是在这十篇“漫步”里，但在上述的十点之外：很显然，对于卢梭自己而言，这十篇“漫步”只是卢梭对自己的一个交待。他在尝试着接受自己，接受自己的生活哲学，接受自己对突如其来的做人失败的解释。很难想象一个自己都接受不了自己的人，能在某一天为大众所接受——这不可能不是卢梭的梦想，像他自己所说的“对孤寂生活抱有强烈的兴味，甚而再也不想离开这种生活”，说到底，这不过是骄傲的嗟叹而已。

只是时间的安排，往往出现人不能自主的悲哀。卢梭当时对自己都未能交待清楚的一种心情，最终还是被印成了铅字。他为了平复自己的焦灼对自己说了又说的安宁、平静、孤寂，也把后世的读者往误会里带，殊不知卢梭的笔下，这

几个词都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我们没有必要再在这里复述“人文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卢梭那悲伤动荡的一生、他耀眼的声名和他最后遭到放逐的结局。18世纪，到了今天再回头去看，通常是要被指责为专制的年代的；专制的必然结果就是冲突，冲突的方式也必然不一样。在冲突时会有暂时的赢家和输家，可事件过去了，留下的却还是那么几个人类的基本问题：人为什么要活？人应该怎样活？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等等，等等。而在那个人们刚刚开始思考自己的时代，卢梭是免不了要痛苦的，这种痛苦，也决不是通过自称“重新找回了灵魂的安宁”就可以平息了的。在《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里，卢梭依旧是那个矛盾重重、犹疑不决的卢梭。其实，正是在跟自己对话时才更一览无余的矛盾，使得这时的卢梭更为真实，更为感人，更为亲切一些。因为他是在试图“了解自己而不是为了教育别人”。了解自己作为一个基本的人的根本所在。

矛盾至少是该有这么几个：

首先是对待命运的态度上，卢梭在《漫步之五》里就一再说他已“甘心于万劫不复的命运”，说他“此后完全听天由命了，这才得到重返安宁”，他努力说服自己，就像他自己在《漫步之一》里用的暗喻，要做一叶小船，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随波荡漾，虽然“没有一定的目标，依我看却比所谓人生最温馨的乐趣要好上几百倍”。但是卢梭对命运绝对有着比今人还要透彻、精辟的理解：“当不幸的人们不知该将伤害归咎何人时，他们就把它归到命运的头上，将命运拟人化，给命运添上双眼和思想，这样就好像是命运瞄准了他



们似的。”卢梭是真的甘心于这看不见、摸不着的想象中才被拟人化的命运吗？不，一个有思想的人服从的只能是自己的思想，不论这思想是否成了什么体系，为此他仍然热衷于指责别人的哲学：“我见过许多人，他们研究的哲理远比我的要精深，但他们的哲理可以说与他们的自身却是不相关的。为了显得比别人博识，他们研究宇宙的结构，就好像出于单纯的好奇心去研究他们所撞见的某种机器一般。”——卢梭的整个哲学要旨便在这里，他要研究的是人的哲学，而非机器的哲学，只是他不知道为什么遭到摈弃的竟是前者，所以他也像他自己的分析一般，将之归于命运。这是一种不甘的无奈。

其次我们可以看看他自己所描述的安宁状态。通常，提到《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评论界总不会忽视《漫步之五》。这篇漫步是对圣皮埃尔小岛上那段日子的回忆，是被公认的最优美的一篇“漫步”，很有中国古山水画或田园诗的味道，给我们的是整个归隐大自然的陶渊明的形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便是卢梭所构造的安宁。但是卢梭在这里根本就是混淆了真正的安宁和他所臆想的安宁之间的界限：真正的安宁不是鸟啼莺啼、山间落泉的环境，真正的安宁是在我们的心中。一个宣称“被自己感官牢牢控制的人”，一个“一旦某样东西作用于感官，情感便无法不为之触动”的人，是不可能真正拔除心中的不安宁因素的。而且我们的不安宁因素往往是在于我们自己，在于我们对自己的怀疑与焦虑。正因为这样，在《漫步之三》里声明“没什么好忏悔”的卢梭在《漫步之四》里就被罗西埃神父一行题词所激发，就谎言这个问题展开了气势不凡的探讨、忏悔

和辩解，也正因为如此，坚信“只身一人，没有兄弟、朋友”，甚至没有“同类”的人竟会被人们喜庆的节日气氛所感染，竟会为一个对他稍事亲近的老残废军人“孩子气地放声大哭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暴露了一个人最基本的矛盾，那就是对于周遭环境的一种类似于“鸡肋”的态度、深深的厌倦和骨子里的不能舍弃。由于这个缘故，人类是贪婪的，并且这种贪婪，不是贪自己没有的东西，而是贪天天在见、天天拥有着却不知珍惜的东西。

卢梭的这种矛盾态度同样表现在他“余生里的爱好”上。早在1772年，卢梭因《爱弥尔》一书被迫流亡，他就认为自己要永远放弃写作的职业了，他宣称要把精力集中在自己身上，要潜心研究自己。在《忏悔录》里，曾有这样一段：“这个工作一抛开，有时候我对接着要干些什么就犹疑不决，而这一段无所事事的间歇时间可把我毁了，因为没有外物占据我的精力，我的思想就一个劲儿在我身上打转。”可见，听从自己内心喜好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个对生命具有无比感受力的人，一个有思想、有理论的人，如果不是个作家，就是一个疯子。在《漫步之七》里，卢梭以极为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他对植物学的痴迷，但这种痴迷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呢？“我这是在以自己的方式报复那些迫害我的人，我觉得对他们最为严酷的惩罚莫过于不予理会，自行其乐。”植物学和誊抄乐谱一般，都是“外物”，是卢梭告诫自己必须放弃写作的情况下必要的补充。人是会为这一类的幻觉所欺骗的，这也是自己的专心专意遭到嘲弄后的一种反应，遐想录的存在，包括遐想录以前的《忏悔录》及《对话录——卢梭论让-雅克》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卢梭的不能割舍。



归根到底，这些矛盾不是无来由的。这是一个清醒看见现实的残酷（不幸往往能使人清醒过来）的人不能放弃自己梦想的注定的结局。越来越能讲，也越来越沉默。在自己构筑的童话世界里越来越能讲，在深深震惊了自己的现实世界前越来越沉默。由此滋生出来的孤寂感更加需要情感的温暖和抚慰。然而卢梭又是骄傲的，他骄傲地在世人与自己之间划了一道醒目的白线，站在线的这一面看别人，看自己。他说，我不屑于让人赞叹，但我这会儿要胜利。胜也没意思，但败是不可能的。——这种悲凉，这种骄傲，原本是没有时间、没有国界可言的啊，它存于所有敏锐得几近刻毒的灵魂之中。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局限，它的承受力。所以时代无可指责，它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卢梭在18世纪幻想人只作为人而存在是超过了时代的承受力的，过了两百年以后，人们渐渐想通了这个卢梭也只是模糊地感到而不敢确证的道理，卢梭就成了我们的先驱和哲人。

我们有的时候——只要是对生命持的好奇态度还没有被太过具体的物质世界窒灭——也会拿出我们的所有勇敢来准备为捍卫梦想而要进行一场现实搏击战，甚至准备好了自己在这场战争中一点一点地殒灭。但在这个世界里，极度疯狂或大彻大悟的人毕竟是少数，这就是这十篇“漫步”能让我们如此“与我心有戚戚焉”的原因：也许矛盾的过程更为真实。而且，没有答案的矛盾更具有人性一些。《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反过来证明了人类无法超越自己的同类，无法超越他们的影响，证明了这种人文色彩

极浓的“孤寂”是不存在的。

不仅如此，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想要永远放弃文学的卢梭却不意创下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这就是今人曾谈论不休的散文诗。诚如雅克·瓦赞在1964年佛拉玛里翁版的序言里所指出的：至少应该说卢梭在古典哲学思考（例如笛卡尔的《沉思录》）与拉马丁的诗情流露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拉马丁也有题名为《沉思录》的作品。）

如果说《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里的卢梭是一个全新的卢梭，并不是新在他夸张的“极致的安宁”上，而是作为一个诗人、一个散文家的卢梭。才从中世纪极度的黑暗与愚昧里走出来，18世纪的文学尚未完全摆脱实证逻辑的枯燥，否则就要有不科学、不客观的嫌疑。然而因为这是一部不是作品的作品，作者就少有这样的约束。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名字的本身就是一声美丽的嗟叹，为后世的“世纪病”奠下了基石。

世纪的苍凉多少出于诗人的唯美倾向，从斗争到唯美有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就是由卢梭开始着手进行下去的。卢梭突然从斗争中撤出身来，虽然多少是无奈的，却也是新鲜的。然而他又没有一味地颓败下去，这的确是夹缝里的分寸了。

因此卢梭在十篇“漫步”里，用的都是模糊而不确定的字眼：孤独、宁静、安宁……甚而连同那些色彩极为昏暗的：阴谋、诡计、陷阱……也少有具体的成分在里面。一切都用来营造一份在黑暗里凄楚求索的悲哀。有似一首苍凉的曲子，本身也许是有精确的数值的，怎样的一个拍子，怎样




的一个音阶，全是作曲者的构作，然而这样的构作只是为了
一种感觉：快乐的或是凄凉的。然后再还原到听众的感觉
里。

说到这里，才发现为《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做一篇
导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可已经说了这么多，难以自弃，
权作序。

这个译本根据法国新闻出版社 1991 年版插图本《一个
孤独漫步者的遐想》译出，注释为译者所加，并参考原书部
分注释。

袁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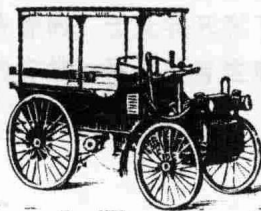
1995 年 4 月 12 日



CONTENTS

目 录

译序	(1)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1)
漫步之一	(3)
漫步之二	(12)
漫步之三	(23)
漫步之四	(39)
漫步之五	(58)
漫步之六	(69)
漫步之七	(82)
漫步之八	(100)
漫步之九	(114)
漫步之十	(130)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法] 卢梭 著
袁筱一 译

五、紅色海軍的組成

海軍部

海軍部



漫 步 之 一

我就这样在这世上落得孤单一人，再也没有兄弟、邻人、朋友，没有任何人可以往来。人类最亲善、最深情的一个啊，竟然遭到大家一致的摒弃。人们着着实是恨透了我，寻找最残酷的法子来折磨我这颗多愁善感的心，并且粗暴地截断了我同他们之间的一切联系。尽管如此，我原本还是爱着他们的。我以为除非他们已经不是人，不然总不会回避拒绝我的这份爱的。而现在他们终于与我形同陌路，毫不相关，对我而言不再有任何意义，他们要的也就是这个结果。但是我，和他们以及和这周遭脱了一切干系的我，我自己又成了什么呢？这就是还有待我去探寻的。不幸的是，在探寻这个

问题之前，必须先来看我的处境。只有这样，我才能从谈他们转而谈我自己。

十五年多了，我一直陷在这种奇怪的处境里，至今想来仍似一场噩梦。我总在想，也许是受着消化不良症的折磨，或是被梦魇缠住了，而我就会从梦中醒来，不再为这痛苦所纠缠，与朋友们重修旧缘。是的，也许我早在不经意时就从清醒坠入了昏睡，更确切地说是从生踏向死。不知怎么的，我就已被甩出事物的正常轨道，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抛入一困难以明了的混乱之中，什么也看不见。而我越是努力想弄清我目前的境况，我就越是不能明白自己身处何处。

唉，我那时又怎可预知等待着我的命运呢？如今我已身陷其中，更加不能看得透彻了。我一直是这么个人，过去如此，现在亦然，我那时又怎能以我的常理推想到竟会有这么一天，我居然被认定为是一个魔鬼，一个毒夫，一个凶手，会为整个人类所不齿，会成为那些流氓恶棍的玩物呢？我又怎能料到我将得到路人皆唾的礼遇，怎能料到一代人都会以活埋我为乐呢？然而这场变故就这么猝不及防地来了，起初我的反应只有是深深的震惊。我烦躁，我愤怒，这使我沉溺于一种谵妄之中达十余年之久，几难平复。而在这十年间，我又一错再错，一误再误，蠢事一桩连着一桩。我的不慎自然为那些操纵着我命运的人提供了太多的可乘之机，他们巧妙利用，终于使我的命运再也无可逆转。

我拼命挣扎了那么久，却无济于事。我是如此没有心机，不懂得斗争的艺术，也不晓得要藏而不露、小心谨慎什么的，我坦白直率，不加设防，性子又急，脾气又躁，我的这番挣扎只能使命运之链越缚越紧，只能给他们不停地提供